

電報號碼

1



《电影与戏剧》丛刊

第 一 辑

本 社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4 字数 269,000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书号: 8078·3095 定价: 1.10元

出色的答案

(四幕滑稽戏)

周正行 严顺开

人 物 表

丁教授——血液专家，六十多岁。

曾晓云——科研人员，丁教授的学生，三十五岁。

戴素——曾晓云的母亲，小儿科医生，六十岁。

谷兰——科研人员，曾晓云的助手(女)，二十八岁。

杨明——科研人员，曾晓云的助手，三十岁。

于秀——杨明的爱人，演员，二十多岁。

陈风——科研人员，丁教授的学生，三十多岁。

小军——男孩，十二岁。

好婆——小军的祖母。

老方——某研究所的司炉工，五十多岁。

马家骏——“四人帮”派下来的某研究所领导。

沈青——马家骏的小兄弟。

阿雪——马家骏的小兄弟。

众科研人员——老王、老李、老张、老赵、老林(女)、老秦(女)。

路人——甲、乙、丙、丁。

学生两人。

序 幕

〔一九六五年的初夏，黄山的一个山巅上。清晨，云雾未散。游客都已纷纷登上山顶，望着祖国秀丽山色，不觉心旷神怡。〕

〔丁教授上。〕

丁教授 （兴奋地）啊！祖国江山如此多娇！（回首招呼）陈风、晓云！快马加鞭嘛！

〔陈风气喘吁吁地上。〕

陈 风 丁老师，您真是健步如飞。

丁教授 我的体力还不错吧！

陈 风 不错，真是老当益壮。

丁教授 青山不老，还可以为祖国的科研事业作些贡献呢。咦！晓云呢？

陈 风 他刚刚不是跑在你前面吗？一会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丁教授 让他去玩玩吧！自从我们进入“OAB”研究以来，他一天也没有好好休息过。

陈 风 现在丁老师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应该陪丁老师多谈谈才是！

〔曾晓云声：“丁老师，丁老师。”〕

丁教授 他来了，喂！晓云，我在这里呢！

〔曾晓云从山背后爬上来，手里托着一只鞋，鞋里装着一只小松鼠。〕

曾晓云 丁老师，陈风，你们快来看，一只小松鼠！一只小松鼠！

丁教授 晓云，快把鞋穿起来！

曾晓云 哦！（准备穿鞋，顺手把小松鼠塞进衬衫里，不料松鼠在他身上乱窜，逗得他直乐）噤声，哈哈……（赶紧把鞋穿上，抓出小松鼠）

陈 风 晓云，你抓松鼠干什么？

曾晓云 我想看看它的血液。

丁教授 唔！野生动物的血液是可以研究一下。（对松鼠很有兴趣）

〔曾晓云把松鼠给丁教授，丁教授没抓牢，松鼠逃掉。〕

丁教授 哎呀！逃掉了。

曾晓云 不要紧，那边松林里多得很，我们再去捉。陈风，走！

丁教授 别去了。

陈 风 晓云，我们陪丁老师好好谈谈吧！

曾晓云 丁老师，您这次去北京，什么时候能回来？

丁教授 这次去北京是周总理指明要我去帮助我那九十高龄的老教授总结经验，估计时间不会短的，因此金书记希望你们两人继续进行“OAB”的研究。

曾晓云 我和陈风两人？

丁教授 对，你们要继续探索免疫学难题的新途径。这是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的项目，我们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毕生的精力。

曾晓云 为了完成毛主席、周总理的嘱咐，付出毕生的精力，一个人的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陈 风 丁老师，这是世界上都没有解决的难题啊！

丁教授 这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毅力，有没有这个决心……

陈 风 丁老师，一个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但总是希望要有一点

作为。“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

丁教授 陈风，我们研究科学的人，一生就是和自然搏斗，可不能象这树上刻的“某某到此一游”，仅仅是为了留个名啊！……

〔三人都笑了起来，沈青上。

沈 青 喂！（对丁教授）黄山风景照片要不要？要看到黄山七十二峰，大峰三十六，小峰三十六，有狮子峰、牛鼻峰、仙桃峰……喏！此地就是仙桃峰……

丁教授 不要。

沈 青 那么三位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丁教授 不要。

〔马家骏、阿雪上。沈青迎上去。

沈 青 风景照片要吗？——（见马家骏）咦！是老马！

马家骏 你是谁？

沈 青 沈青，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马家骏 哦！沈青。

沈 青 是我。

马家骏 你不是老早在上海卖明星照片的吗？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沈 青 我——顺便来玩玩。喂！你还在做“黄牛”？

马家骏 （连忙阻止）我现在厂里当一把手。

沈 青 你窜上去了？

马家骏 喂！六只轮盘一把手。

沈 青 哦！你当了汽车司机了，真有办法！

马家骏 马马虎虎，混混，混混。

沈 青 老马，有机会拉兄弟一把！

马家骏 一句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介绍阿雪）这是阿雪，

自己人。

沈 青 自己人，自己人。哦！今天机会难得，我们三个人拍一张，留个纪念。

马家骏 好好，三个人拍一张。

沈 青 老马，来来，站好，站好！

阿 雪 老马，你在中间。

马家骏 慢慢，我做个什么姿势呢？

沈 青 你等等！（见丁教授有一把扇子，上前顺手夺过）拿把扇子，有气派……

马家骏 （接过扇子，摆好姿势）这样好！

丁教授 喂！这把扇子是不借的。

沈 青 借借有什么关系呢？

丁教授 这把扇子是不能随便借的，快还给我！

阿 雪 什么宝贝不能随便借，快走，快走！

丁教授 是宝贝啊！（夺回扇子）

阿 雪 这么小气。好好，算了！（把石桌上丁教授的衣服、拎包之类的东西推在地上，放好自动照相机）

曾晓云 你们这是干什么？

沈 青 我们拍照，你没看见吗？

曾晓云 那你们说一声，我们好让你的。

沈 青 你们老早好让了！

曾晓云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人……

沈 青 真不讲道理。

曾晓云 啊！我不讲道理！

〔沈青放好自动照相机，和马家骏、阿雪三人摆好姿势，只听得自动照相机“吱吱”声。〕

丁教授 （气愤地站在他们面前）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如此无理！

〔只听得自动照相机“咔嚓”一声。马家骏发火。

马家骏 喂！到底拍我面孔，还是拍你屁股？

〔阿雪上前准备打架的姿势。

阿雪 你们存心捣蛋！

曾晓云 （挺身而出，保护丁教授）丁老师，您让开一点。

陈风 （劝阻）好了，好了，大家高高兴兴的游山玩水，何必呢，人生何处不相逢，你们要拍照，到那边去把仙桃峰拍进去，这个镜头才有黄山特色。

马家骏 唔，你的话还有点道理，人生何处不相逢。走走！

沈青 （对曾晓云）哼！我认得你！

曾晓云 喂！我不认得你嘛！

丁教授 真是莫名其妙！

陈风 好了，好了，请吧！

马家骏 （对陈风）我们后会有期！

〔马家骏、阿雪、沈青下。

陈风 丁老师，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跟这些人生气不值得。其实就一把扇子借给他们用用也就算了。

丁教授 这把扇子，我怎么能借给他们呢？

陈风 为什么？

丁教授 晓云、陈风，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扇子。

陈风
曾晓云 哦？！

丁教授 在我回国的那一年，我们敬爱的总理接见了。我是个普通的科研人员，刚刚从国外回来，对社会主义建设毫无贡献，可是总理见了我高兴得连说“好好，我代表毛主席欢迎你们回来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首先要科技现代化。”当时我激

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就把这把扇子请总理给我题字留念。

曾晓云 哦！有总理的题字？

丁教授 这些年来，我就在这把扇子的鼓励、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作出了一些成果。现在我想把扇子给你们，希望下次见面时，看到你们在扇子上写出关于“OAB”研究的出色的答案。

陈 风 扇子给我们？

曾晓云 那您不是没有了吗？

丁教授 这些年来，总理的嘱咐，已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了。拿去吧！

曾晓云 (接过扇子，打开)“向科学进军！周恩来。”

〔天幕上随着扇子打开的节奏，出现了周总理的题字：“向科学进军！周恩来。”〕

——幕渐闭

第 一 幕

〔一九七五年，一个冬天的早晨，飘着大雪。〕

〔某研究所1号试验室的休息室，透过玻璃窗能看到曾晓云在做试验。他穿着白色工作服，戴上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显微镜下血液的变化，不时地看看手里的一把扇子。〕

〔戴素上，手里拎着网袋，里面装着棉背心、棉鞋之类的保暖用品，还有一瓶牛奶，她进门就望了望曾晓云。〕

戴 素 晓云啊！又是一夜，天下雪了，身上冷吗？(看他没有反应，也就不去打扰他，把牛奶放在茶几上，发现茶几上

早已放好了面包，自己找了个隐蔽地方坐下)

〔谷兰上，一进门就望着试验室。

谷 兰 (自语)啊呀，他真早啊！

戴 素 他还没有回去过呢！

谷 兰 啊！又是一夜，(发现戴素)哦，您是谁呀？

戴 素 我给他送东西来的。(指曾晓云)

谷 兰 哦！(活泼地)您一定是戴医生！

戴 素 喂！你怎么认识我？

谷 兰 听别人说，曾晓云的妈妈姓戴，是个小儿科医生，因此对儿子特别关心、细致。

戴 素 哦！(好感地)那你是……

谷 兰 我是刚从外单位调来的，党委金书记让我跟晓云同志学习，同时要我做好晓云同志的助手。可是他老说他们一组三个人够了。戴医生，您能不能跟他说说，就收我这个学生吧！

戴 素 喂！你太谦虚了，他也是个小孩子，你怎么做他的学生呢？

谷 兰 他是有一定成就的血液专家，二十多岁已经出成果了，我还听过他的课呢。您怎么说他是小孩子呢？

戴 素 一百岁，没有成家总是孩子。

谷 兰 戴医生，您跟他说说，您知道跟他一起工作能学到很多东西啊。

戴 素 好好，我跟他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

谷 兰 我叫谷兰，山谷的谷，兰花的兰。

戴 素 唔，这个名字很雅气。

谷 兰 (一笑)……

戴 素 今年多大了？

谷 兰 二十八。

戴 素 孩子很大了吧！

谷 兰 (难为情地)啊呀！戴医生，你说笑话了！（欲下）

戴 素 (抱歉地)哦！对不起，对不起，你不知道，我这个工作一天到晚跟孩子打交道，心里老想着小孩子。

谷 兰 (回身倒了一杯开水给戴素)戴医生，暖暖手吧！（下）

戴 素 嘻！真有意思。

〔老方上。〕

老 方 (看看桌上的东西)还没来吃！

戴 素 老方！

老 方 戴医生，你又给儿子送东西来了。

戴 素 唉！这孩子，一钻进去就没日没夜，连我也不认识了。

老 方 就是，还不晓得要为他操心到那一天呢！

戴 素 老方，多亏你，随时都在关心他，我这个做妈妈的也不能一天到晚照顾他。

老 方 靠我们关心、照顾总归有限的，要有了对象就好了。

戴 素 唉！对象，谁愿意嫁给这样一个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活的鳏夫。

老 方 这孩子一心一意为祖国科学事业在钻研，真是难得的好孩子，我要有个女儿，准要这个鳏夫女婿。

戴 素 可惜你只有儿子。

老 方 喂！金书记也在为这个事情想办法。

戴 素 (急问)真的吗？老方，你知道有没有希望？

老 方 这个，金书记没有跟我研究过，我不知道。等我知道了向你汇报。

戴 素 这个金书记也真好，什么事都想到了。(忽然想到)喂！老方，刚刚我碰到一个女孩子倒蛮讨人喜欢的。

老 方 哦，是谷兰吧！

戴 素 对了，你怎么知道的？

老 方 我们这里就一个女同志，是刚刚从外单位调来的，我看恐怕金书记有意把她调到 1 号试验室的。哈哈……（下）

戴 素 哦，太好了，太好了！

〔戴素望着曾晓云，见他抬头，给他做手势，他视而不见。戴素随着他一时喜、一时愁的情绪起伏变化。〕

〔曾晓云在里面忽然叫了起来，拉掉了口罩，帽子朝后一推，急往外跑。〕

曾晓云 好了，好了，陈风、杨明，快来！快来！

〔戴素忙迎上去。〕

戴 素 晓云！

曾晓云 妈妈。

戴 素 晓云，你快吃早点……

曾晓云 妈妈，你等等！（把戴素按在沙发上）

戴 素 晓云！

〔谷兰闻声奔进。〕

谷 兰 晓云同志——

曾晓云 （以为是妈妈）你等等！（把她按在椅子上）妈妈！（见是谷兰，窘）啊！

谷 兰 啊！

曾晓云 喔！你来得真早啊！

谷 兰 你呢？

曾晓云 哦！陈风、杨明呢？

谷 兰 还没来呢。

曾晓云 陈风近来不知在忙什么，这里的事越来越做得少了。

谷 兰 他的社会活动比较多吧！

曾晓云 杨明呢？

〔杨明奔上。

杨 明 晓云，我来了！

曾晓云 杨明，你这么早就来了？

杨 明 昨天半夜你叫我回去，我怕你有事叫我，我没回去，就在外面走廊里……

曾晓云 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也几夜没睡了，你的爱人已经对我有意见了。

杨 明 我要是回去了，你现在叫我就叫不到了。什么事，你快说吧！

曾晓云 杨明、谷兰，“OAB”的关键找到了，经过几次的试验，证明我们的途径完全正确，再进一步就可以成功了。

杨 明 太好了，我们的“OAB”有希望了。

谷 兰 快进去看看！

杨 明 走！晓云！

曾晓云 你们先进去，我马上向金书记汇报。

〔杨明、谷兰进试验室，曾晓云坐下在扇子上写试验结果。

戴 素 （拿下他的扇子）晓云！外面在下雪！还拿把扇子……
（给他披好大衣）

曾晓云 （又从母亲手里拿过扇子）妈妈，我去向金书记汇报。

戴 素 你们的试验告一段落，你该回去休息了，我也要上班了。

曾晓云 好，你上班去吧！

戴 素 那你汇报好了就回家！（递一网袋东西给他）外面在下大雪，把棉背心加上，棉鞋换上，出门换皮鞋，手套别掉了……哦！先把牛奶热一下吃掉，瓶子带回去！

曾晓云 好，(接过网袋)你快上班去吧！

戴 素 你回家开了门钥匙仍旧放在裤袋里，稀饭在饭窝里，饭碗都烫好了，就放在饭桌上，菜在挂篮里……

曾晓云 啊呀！知道了，妈妈，快去吧！

戴 素 你说说，妈妈说的什么？

曾晓云 牛奶瓶吃掉，牛奶放在口袋里，钥匙套在头颈里。

戴 素 唉！这孩子，我走了。(走了两步又回来)零碎钞票放在左边口袋里，手帕放在右边，放在一起不卫生。哦！出门别忘了带围巾……(看手表)啊呀！要迟到了……(急下)

[曾晓云手里拿了一大堆东西，不知怎么办，干脆全放在地上，跑下。

[谷兰出来看见地上一堆东西，笑笑，一件件理好，放在休息室桌子角上，把牛奶拿下去热。

[一群科研人员上，大家议论纷纷。

老 李 王老，什么叫科学态度，您说！

老 王 很简单，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没半点虚假，就是科学态度。

老 李 不对！

老 王 怎么不对！

老 李 今天市委派下来的新领导说，搞科学的人，不弄点玄虚是成不了家的。还说学问越多越反动！

老 赵 说我们脑力劳动者是剥削阶级！

老 王 荒唐，荒唐，这种话简直放屁！

老 李 (紧张)小声点！

老 张 快告诉晓云，不要到时措手不及。

老 王 (望望里面)晓云不在里面。

老 赵 我们的项目的命运还不知如何呢。

老 林 我的项目准备工作足足做了两年，刚刚要上马。

老 秦 我们已经做了两年试验了，可不能半途而废。

老 张 得赶快找到晓云告诉他。

〔曾晓云匆匆上。

曾晓云 喂！你们知道金书记哪里去了？

老 王 你还不知道？

老 张 晓云啊！你大字报看见没有？

曾晓云 哪里有大字报？

老 赵 啊！外面走廊上、大厅里都贴满了，你没看见？

曾晓云 喂！我还没有看呢。

老 林 喂！你还不知道呢！有人叫你交代你和老师丁教授的阴谋活动！

曾晓云 哦，这是谁贴的，我正好去问问他丁教授在那里，我已经跟丁老师失掉了联系好几年了。我真想念丁教授啊！

老 李 晓云啊！你别傻了。他们说你的项目是丁教授交给你的，而丁教授是受了一个大人物的委托。丁教授呢，又是个里通外国的反动学术权威，早就隔离审查了。他们还说丁教授上面还有一条线呢！

曾晓云 啊！我不相信，我要去问问金书记呢。

老 王 金书记靠边了。

曾晓云 奇怪，金书记不是审查过，没有任何问题才解放的吗？

老 李 现在的罪名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

曾晓云 金书记翻什么案？

老 王 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呵！

老 李 喂！王老，我们说话还得多加小心！

老 王 我想不通，我得去找新派来的问问……

曾晓云 我也想不通……

〔陈风上。〕

陈 风 哦！你们都在这里。

曾晓云 陈风，你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试验有了结果了！

陈 风 有了结果了，好啊！晓云，结果慢慢谈吧！市委派来的新领导来看我们了。瞧！他们已经到门口了。

〔马家骏、沈青、阿雪上。陈风忙迎上去介绍。〕

陈 风 马书记。

马家骏 这里就是1号试验室吗？

陈 风 是的，是的，同志们，这位是我们新来的党委书记，马家骏同志。

马家骏 哦！专家们都在这里啊！同志们，我虽然不是研究你们这一行的，但我们大家都在干革命嘛，干革命的规律都是一样的嘛，往后大家都得互相帮忙！

陈 风 马书记真谦虚！

马家骏 同志们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只要我力所能及的，一定及时解决。

老 林 那就好了，马书记，我的“608”试验，今天正好准备上马，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

马家骏 哦！还没有上马，没有上马就暂时不要上马了吧！

老 林 啊？

老 秦 那我的项目已经上马很多时间了。

马家骏 多久了？

老 秦 两年了。

马家骏 已经两年了，那就该下马了。

老 赵 我的项目正做到关键性的一次试验。

马家骏 关键，你们知道关键是什么吗？

〔众不知怎么回答。〕

马家骏 关键在于政治，只要政治搞好了，科研项目就自然而然的上去了。……你们不要只专不红，白专道路是走不得的，你们千万不能走……

〔众专家纷纷下。曾晓云回到试验室。马家骏发现没人在听他，正要发火，谷兰上，拿了一杯热好的牛奶，马家骏以为送给他的，伸手去接，谷兰一看曾晓云在里面就直接送进去，即出。〕

马家骏 （指谷兰）那是谁？

陈 风 哦！〔喊谷兰〕小谷，过来，这是新来的马书记。

马家骏 （很有礼貌地）小谷同志，你好！

谷 兰 马书记。

陈 风 马书记，小谷同志刚调来不久。

马家骏 刚调来，分配在哪里？

陈 风 （机灵地）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谷 兰 不，已经定了，在1号试验室，当曾晓云同志的助手。

马家骏 （问陈风）是吗？

陈 风 是领导……哦，先前的领导金书记安排的。

马家骏 走资派安排的现在要重新安排。（对沈青）我那里需要一个秘书！

沈 青 （对谷兰）小谷同志，马书记给你重新安排工作了！

谷 兰 我要考虑考虑。

沈 青 马书记要重用你，还考虑什么？

马家骏 （有意讨好）不，应该考虑，应该慎重考虑！

〔谷兰下。〕

马家骏 （对沈青、阿雪）你们到办公室去布置布置！〔沈青、阿